

都云秀才痴,谁解其中味。前段时间,“寒窗见证——科举文献展”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办,展出了东阿魁丰博物馆收藏的许多清代科举历史文献。世人都喜闻金榜题名,可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时,想在读书人中拔得头筹却越来越难。途径无非两种:要么你真的很有才,要么你真的很有财。

【民间博物馆】

取“才”还是取“财”？ ——东阿魁丰博物馆清代科举文献探秘

文/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

“书呆子”可成不了状元

如今提起秀才,很多人会嗤之以鼻,脑海中浮现“书呆子”三字。其实,不论古今考试,书还是要读的。魁丰博物馆收藏有不少清代的科举图书,从展览看,包括了《四书便蒙》、《四书补准备旨》、《诗经体注》、《状元诗经》等和四书五经有关的书籍,也有像海源阁藏本《翰林书帖》这样的书法字帖。

这些书,严格说来称不上科举教材,只能算是教辅书。清代科举有“八股取士”之说,真正的教材只限于四书五经。对此,现代人往往不解,古人仅需学几本书,写一篇文章而已,为什么有人考到六七十岁才得中呢?

别忘了,这几本书已经考过几百年,为了选拔人才,题目定然越出越难。要知道,想写八股文,首先得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才行。据学者统计,四书五经约有十万字,仅仅是一字一句背下来,恐怕就得几年的时间。这还不够,要想理解字句间的微言大义,还需要研究前人的注疏和论述,阅读量就更大了。如此看来,想参加科举还真得先成为“书呆子”。

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,内容须用古人语气,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,句子的长短、语字的繁简、声调的高低也有严格限制。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,多一字都不行。尤其是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,类似于骈文,书写难度甚高。八股窠臼为世人所诟病,可平心而论,能符合标准地写出一篇八股文也算得上人才了。学问至此,可以通过乡试和会试,获得贡士身份。

想成为状元和进士,还有更高的要求。贡士参加殿试,试后根据成绩排列名次,是为进士。殿试只考策问,策问内容是时务,主要考查学子的经世致用能力。因此,到了这一步,不仅要有学识,还要有见识,绝非靠死读书能通关。

策问还重点考查学子的书写水平,一手漂亮的馆阁体是必备的。魁丰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民国年间复制版的黄自元殿试卷,还原了殿试对学子的书写要求。黄自元工于书法,自六岁始,从祖父德谦习字。初学颜真卿、柳公权,接着又学欧阳询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等历代帖学大家。为锻炼臂力,求得其笔下的精气神,他一直悬腕书写,常年坚持,每日一练几个时辰。

试卷上,黄自元字体方正,光沼乌黑,大小

统一,让人难以相信是临场发挥之作。黄自元的书法深得同治皇帝喜爱,被皇帝钦点为殿试第一甲第二名,荣登榜眼,授翰林院编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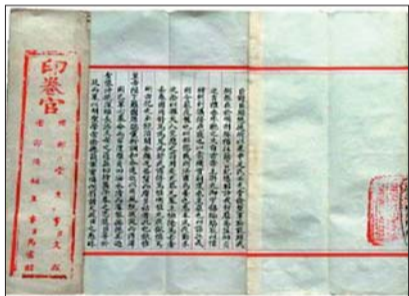
不得不说,通过寒窗苦读,走上仕途的必定是出类拔萃者。根据科举文化学者姚远利的研究,在中国1300年科举史上,共产生过700余位状元,进士约11万人。据估算,这700余位状元,是从大约30亿童生、3亿秀才、600万举人当中选拔出来的,其中清代状元的含金量更是历朝历代无出其右。

捐监买官,埋葬了科举制

富家子弟想当官,自然无需寒窗苦读,纳捐即可。其他朝代虽然也有纳捐,但是都没有像清代成系统。清政府甚至将纳捐作为国家的



魁丰博物馆收藏的部分科考教材



黄自元殿试卷(部分)

重要财源来运营。

魁丰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光绪二年山西泽州府纳捐监生执照,约50厘米见方,是山西泽州府一名“青年俊秀”用钱买监生身份的凭证。

所谓“监生”,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。国子监是清代的最高学府,对学生的资格有较高的要求。一般而言,监生要通过正常考试,获得优异成绩。同时,部分官僚子弟可以依靠父祖的官位入国子监。而泽州府的这名“青年俊秀”则是用钱买到了监生的身份,这种监生,通称例监,亦称捐监。

根据清朝的选官制度,入国子监读书,只要能认真苦读,按期肄业,就可以被挑选做官。对富户而言,就算不做官,能在国家最高学府读书,得一纸文凭,也是光宗耀祖,名利双收了。自开了生员可以纳资入监之门后,捐监之风大盛。

起初,清政府是囿于国库紧缺才出此下策。康熙皇帝征讨准噶尔时因费用不足,下诏鼓励富户捐纳,没想到效果极佳,仅仅山西一省,当年就捐县丞1.2万人,甘肃半年纳捐者甚至达到1.7万人。后来,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,测试那些纳过捐,但还没有正式到任,尚在等缺的候补官员。结果1万多监生里面有9500余人不及格,其中甚至六成入交了白卷,成了一时的笑话。

纳捐的窟窿不仅没有堵住,反而愈演愈烈。乾隆时期,朝廷规定白米20石便可捐个县丞,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朝廷发的老米换了个官。太平天国运动之后,国家财政捉襟见肘,富人有了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,甚至中上层官职都明码标价。

这些纳捐的“学生”分散在全国,大多并不在监学习,只领膏火,坐等授官,无心向学。纳监的监生只要向户部交一笔钱,就可以领取“护照”,然后再向国子监交一笔钱,即可领取“监照”,即毕业证书。这笔钱国家规定不上缴,由国子监的官吏皂役摊分。几十万人不经过入学和考试,交钱就能买大学毕业证,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威严。

捐纳之风如此猖獗,直接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衰落和晚清朝局的混乱。此时在官场,几无净身士人,花钱买顶戴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在民间,通过纳捐,有几十万候补官员虎视眈眈,而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。职位没有空缺,在职官员大多尸位素餐,有抱负者不得施展,科举至此,名存实亡。

人,开闸炮后亦摆开了阵势。孰料那金门一开,满河道水就哗的一声压过来,犹如脱缰野马,直奔船头砸去,头一浪几乎就将船头楔入水底,接着是恶浪翻滚,任凭闸夫们将绞棍扛了再扛,依然难进半步。

咆哮的闸水,惊天的号子,站满两岸的人都捏着汗,但真正害怕的是孙家的管家。他明白,满船装的除了景德镇的瓷器,就是东家偷偷给老佛爷备下的贡品。常言道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可这下上切了六尺多水头的闸口,万一船顶不住——管家不敢再想,当即扑通跪倒在船头:两岸老少爷们快帮忙,只要过了闸,本船主有赏!但大家明白,这赏可不是易得的!船已进了闸口,那是只能进不能退,两岸人再多,不懂得行,干着急,谁帮得了手?

正是千钧一发之际,二大爷的老先人,正好从闸口路过,见了情形,只见他说时迟,那时快,棉袍一扒,一个鹞子翻身,稳稳落到船尾,仰天大吼一声,声若雷震,接着双手抄蒿,咋的一声顶住闸眼,就见这六丈六尺的官船立时稳住。老人家身子一沉,再一发力……船,终于越过了金门!

面对早已登岸,正穿着棉袍的二大爷的先人,管家双膝跪倒,用托盘托过10块大洋。老人哈哈大笑:帮点小忙岂是为了大洋!说罢扬长而去!感动得玉堂管家,复返身回到船上,将进贡给后官的竹躺椅,亲自搬下两把登门相谢!

对于二大爷摆的龙门阵,好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,然而对于此,我是深信不疑。因为我知道世居运河两岸的运河人,哪个不是仗肝义胆、古道热肠!要不,怎么连身患残疾的罗锅三爷爷也能成为抗日英雄?

【行走齐鲁】

再寻范公洞

□林之云

几年前,去过章丘长白山一次,几经周折,到了醴泉寺,在山上转了一大圈,却没能找到范仲淹在读书的那个山洞。没想一晃好几年就过去了。前些时,跟几个朋友提起这个念头,他们都很有兴趣。

2013年12月15日,周日,早上不到7点,我们就从济南东外环南头集合后出发了。原计划7点45到刁镇出口,还真准时,几乎一分不差。快下高速时,正赶上日出。太阳从南面的群山中缓缓升起,一片朝霞出现在天边,我指给朋友说,长白山就在那片朝霞下面。

这次是从另一个方向去的,不一会儿,就先看到了醴泉寺。因为是冬天,山里空荡荡的,寺前和村子里不见一个人影。

冬天的山光秃秃的,别有一番景致,一切都在衰败和即将衰败之中。视野却好得出奇,走在山坡或者山岭上,目光所及之处全都看得清清楚楚,不像夏天和春天,茂密的树木花草常常遮住视野。

走了很远,仍没见前面领头的老袁往下拐,心里就知道,范仲淹的洞已经错过了。也许,下山的时候还有机会去看看。我也只能这么安慰着自己。

走着走着,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芦苇,它们在风中摆动。而那个地方,也正是我们此行经过的最危险的地段。山的坡度大约有六七十度,人基本很难稳当地站住。

这些年来,去过那么多山,在这么陡峭的坡度上长时间攀爬,对我来说,还是第一次。

这时候,对面的山峰上,出现了一队人,是另一拨驴友。之前,曾看到过两个人,沿着山脊,在休闲地走动。山脊呈白色,有着缓慢的坡度,那两个人,悠悠然就不见了。而眼下看到的这批人,陆陆续续有十多个。

我看到,在他们身后,山体上的草起了火,向着山头的方向蔓延。看样子,应该是他们点燃的。或者,是他们丢弃的火种引燃的。

继续再往上爬一段,山更陡峭了。草丛中,隐隐有点儿路的形状。草很多,干枯的草根滑得厉害。再往上,快走不动了,也不敢走了。如果再往前,谁也不知道能不能绕过山头,走到那拨人来的路上去,或者找到别的路下山。最让人担心的是,有的地方是上得去,却下不来。稳住神,回头向下望望来路,这种担心就变得更强烈。

反复讨论了一阵子,我们最后决定放弃。刚开始往下走的时候,我们只能背靠山体,慢慢往下挪动,大部分地方都还需要四肢并用。

我们盼着能够早点见到当地的人,好告知他们山上着了火,下山的途中,却始终没能如愿。

在离山下不远的一个小山凹,我们回忆了一下老乡说的那个山洞,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从山凹处往另一个方向,下去几十米,有人喊了起来,他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那个山洞。

洞旁的石壁上,镶着块很小的石碑,上面刻着“范仲淹读书洞”。山洞不大,最多有一两米深,洞口上方的石块呈现出方块状的剥落,每次剥落的面积都不大。有人说,也许是自然剥落,也可能是人工所为。也有人猜测,可能开始时洞穴比较深,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浅。也有人说,那么多年了,不一定真的就是这个山洞。

洞的前面,还有一道小小的山沟。过去,那里应该有水。

范仲淹当年读书的时候,想到的事情肯定很多,但有一点他应该不会想到,他曾经无意间找到的这座山这个洞,多少年以后,会成为另外一些人旅行的理由和目的。

下到山脚,我们赶紧把山上着火的事情告诉村子里的人。听到消息的人似乎已司空见惯,没有吃惊和着急的表情。再后来,我们在山路两旁的石墙上看到,每隔不远,就有警人耳目的防火标语。看来,这里的山火,可能是经常发生。

找到了范仲淹读书的山洞,算是了却了一桩年轻的心愿,但在返回的途中,一直没有兴奋与慰藉的感觉。因为,对山火的担心和疑虑,又重重地堵上了心头。

【齐鲁风物】

□宋致国

门前起落运河帆

其实这题目十几年前胡昭穆先生即已作过。但不知怎的,自看过他那篇美文之后,心里就老有着写写这题目的冲动。

我的老家是正宗的大运河岸上,且门口就是上下十八闸中的“名闸”——宋家闸。

提起宋家闸,我是最愿意听二大爷讲古的。特别是盛夏,二大爷搬了那把他讲了千百遍的竹躺椅,一把手壶,一把蒲扇,讲到要道处,将手壶端起,慢慢抿一口,老不下一咽,我想他老人家是在享受那种听众期待的“且听下回分解”效果的。

提起老运河,人们大都记得是隋炀帝开挖的,特别那些只图煽情的总是讲,隋炀帝荒淫无道,坐在龙船上,用500童男,500童女拉纤,且是全裸,拉得要紧处,他将纤绳割断……当然,杨广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,然而大运河确实也让华夏大地东部受益不少,特别是唐代以后,要不,唐代诗人皮日休怎会写下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清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

然而,我老家门前的宋家闸,并非隋炀帝所建,而是建于元朝初年,当时那可是元朝的国策。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,元以前的大运河并不走咱济宁,更不走我老家门口。是元定都北京之后,那时大运河大多已淤积,且又多走西部,为了漕运而重新开挖的。据史载,元至十九年,朝廷专派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亲自“督战”从济州(当时济宁称济州)开渠,南接泗河入洪泽,北接清河通临清而贯通了漕运。整个闸高一丈九尺八寸,“金门”宽二丈二尺,闸背宽二丈六尺,闸北100米处是中规中矩的月河,月河里设着闸官所,仅闸官、闸夫、

溜夫就过百人。高高的闸脊,宽广的闸背,鹤立鸡群地矗在两个村子中央,那是方圆百里的水旱码头。闸背上,月河圈里处处是生意,处处是“玩意”,说书的,唱拉魂腔的,京广杂货,毛竹,杉蒿,以至于今日闸东边的村子村名还叫“小集”。

说起那时的辉煌,二大爷总要讲他那讲过千百遍的竹编躺椅:咱宋家闸那是什么地方,东接邹、滕、峄县,西连丰、沛、萧、荡;买舟可直下江浙,逆流能直达京津,每年漕运皇粮就过百万担,可是齐鲁大地第一家水旱码头。那时节大运河上一色的双篷双桅官船,要说商船也只有玉堂孙家,别人谁敢在大运河上扬帆!

当然,二大爷说的那气派我辈是没有赶上的,不过我记忆中的大运河,亦是乔老爷歌声中的“一条大河”。我记事时,大运河虽已衰落,河里仍可见白帆点点,特别那挑着“风兜儿”行走如飞的驳子,总叫人心驰神往。宽宽的河床,敞亮的河岸,河岸上人头高的蒿草,聚成了两岸的绿色屏障,在那宽阔的河岸上,我和伙伴们割草,放牛,挖野菜,那可是天堂。而二大爷讲的竹躺椅的故事,则应是二大爷记忆中宋家闸的鼎盛时期。

那时正值年后开春,运河解冻,刚出正月,一艘“官”船逆流而上,那船桅双篷双桅,长六丈有六,进了闸口,闸官一看就知道是玉堂孙家的,按常规是需等船排够10只才能开闸的,因是孙家,且听说是往官里送的东西,单船亦开。岂不知,刚开春,上下游水位切得正高,闸上比闸下足足高出六尺!大过年,头一闸,闸夫溜夫们尚未到齐,虽是仅十多个